

基层热点话题·为基层减负

为基层减负是一场脑子里的革命。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尊法、普法、用法,让行为始终运行在法治的维度空间,让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成为一种习惯,才能为官兵释放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抓建落实、思战谋战。

退“群”之后,一个群主的失落与失重

■本报记者 吴敏 特约记者 康智星 蔡啸天

点击“删除并退出”的那一刻,刘瀚林心情复杂。作为某微信工作群的群主,武警安徽总队淮北支队政治工作处组织干事刘瀚林通过微信群给基层发通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刘瀚林曾经很不习惯。调到机关之前,刘瀚林是“标兵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同时也是5个微信工作群的群成员。为了防止遗漏重要通知进而影响工作,他从不敢关闭群消息提醒,手机经常“嗡嗡嗡”振个不停,甚至三更半夜和节假日都要“收文办公”。几年下来,他的发际线后移了许多。然而,到机关之后,从群成员变成群主,刘瀚林对微信工作群的感情出现了变化。面对上级机关微信群配合云

盘提取码的“神助攻”,文电通知和领导口头要求塞满了他的微信。无力反抗上面的压力,刘瀚林选择接受规则。“收到”“明白”“马上落实”……两年多时间里,这种自己有呼基层必应的感觉让刘瀚林这个群主越当越有味。为了工作群运行有序,他精心制订了群细则。诸如责令群成员将群内昵称更改为实名,便于大家交流;收

到通知时,要按照一定格式接龙回复,便于统计……“这些都是和别的群主们交流时学来的。”刘瀚林说,“都是为了方便工作。”这一切,在今年2月初戛然而止。彼时新春年味越来越浓,刘瀚林甚至已经编好了春节期间在各个群里发的拜年信息,各个工作群里大家相互集“福”,分享猪年表情包。很少有人想

到,没有一个微信工作群能够跨进己亥猪年。农历腊月初八,武警安徽总队发文要求解散所有微信工作群。包括刘瀚林在内的很多机关干部,都感到不同程度的失落与失重。退“群”之后连续好几天,刘瀚林都没睡踏实。“以前在群里就算是不发通知,分享个鸡汤文也能收获大家

的认可和回应。”刘瀚林开玩笑说,再也没有那种一呼百应的感觉了。“现在自己在同学群、家庭群分享好文章或是发句感慨,回复的人寥寥无几。”离开了群主之位,没有人再去无条件地认可自己,这种感觉让刘瀚林依然若失。“心理落差倒还不算啥,最麻烦的是以后通知怎么发、要求怎么传达、落

实情况怎么快速上报。”刘瀚林说,“以前微信群就像一根攀登绳,虽然爬起来很累,但手里总有个抓手。”有段时间,刘瀚林只能先在纸上把工作梳理清楚,反复思考有没有缺项漏项,然后再挨个给基层干部打电话通知。刘瀚林说,以前大家可以把落实情况在群里“汇报”,现在他必须去不放心单位实地看一看。有时候几个单位走完回到机关,已经夜色如漆。和刘瀚林一样感受到这份失落与失重的群主,在该总队还有160个。对他们来说,退群之后的考验刚刚开始。

新闻样本



第481期

161个“群”解散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吴敏 特约记者 康智星 蔡啸天

记者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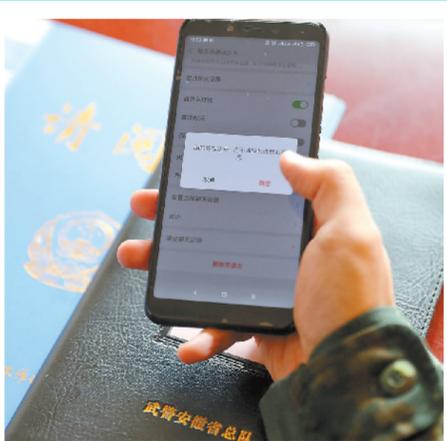
仿佛在一夜之间,161个微信工作群冒了出来

“敬新风,致过往。”2月初的一天,武警安徽总队政治工作部组织干事张明敏在删除“组工战线”群之前,发了最后一个表情,配上这6个字。群成员反响不一,有人留言点赞,有人陷入思考。微信工作群建立和解散,似乎都发生在一夜之间。淮北支队政治工作处组织干事刘瀚林清楚记得,3年前,不同领域的工作微信群仿佛约好似的,接二连三冒出来。建立微信群没有资格限制,只要负责具体业务就可建群,不仅总队机关各处室建,支队机关部门建,就连科股室也跟着建。刘瀚林负责组织纪检工作,手机里不仅有“组工战线”群、“纪检干部交流”群、各种“通知”群,还有“政工英才”群等。作为其中一个工作群的群主,刘瀚林“麾下”有十几位基层干部,在群内有呼必应。

“微信工作群最大的便利,就是即时接受通知。”刘瀚林说,过去,通过军网专用平台收发通知,但大家不可能时时刻刻守在电脑前,信息传达的时效性有时会受到影响。随着微信在部队官兵中的普及率升高,其覆盖面广、时效性强的优势逐渐显现。“微信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大家可能半天不打座机电话,但基本都会翻看微信。”刘瀚林说,“机关处室上传下达便捷了,基层官兵却疲于应对各种工作群。”2018年第一季度,该总队党委在基层调研,对微信工作群情况进行摸排,共查出161个工作类微信群。合肥支队执勤四大队十五中队指导员朱永刚手机里有10个微信工作群,涉及军事工作、教育工作、后勤工作。“每个工作群都不定时地下发工作通知,所发通知涉及部队管理的不少方面,成为日常工作不可回避之重。”朱永刚说。

微信工作群来了,谁的甜蜜谁的烦恼

微信工作群内外,有人甜蜜,有人烦恼。对铜陵支队铜陵中队指导员胡文文来说,苦恼远多于甜蜜。这天,胡文文正在食堂吃饭,突然如电击一般扔下筷子,右手取直线进兜,边掏手机边指纹解锁,拿到面前查看微信提示。几位排长看得目瞪口呆,调侃胡文文:“平日里,中队官兵苦练快速出枪,没想到指导员掏手机也练出速度了。”胡文文一脸苦笑,把手机从振动调成响铃。不久前,胡文文上教育课,把手机调成振动放在桌上。下课后,忘记开铃声就放进裤兜,直到吃午饭时才记起来。“万万没想到,错过微信群里一条通知,未能及时回复,受到上级批评。”



上图:武警安徽总队一名机关干部正在进行“退群”操作。

左图:武警安徽总队淮北支队官兵正在进行负重奔袭训练。为基层官兵减负,就是为他们在训练场上加油。

蔡啸天、刘仕琪摄

胡文文的苦恼也许是许许多多基层主官的苦恼。武警铜陵支队政委张兵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基层主官吐槽微信工作群:“@所有人+文件提取码”让收发通知变得便捷的同时,也变得随意,根本无法实施有效监管。”刘瀚林对微信工作群又“爱”又“恨”。刘瀚林在微信群“鼎盛时期”从基层调整到机关工作,从老干事手中接过群主之位:“在基层,我们总感觉当群主挺爽。但自己真的转换了角色,发现这甜蜜背后也有烦恼。”“从我做起,少发群通知。”不到一周,面对上级通过微信工作群传来的文电通知,刘瀚林除动用群主“权力”外,别无选择。“能不不发吗?不能不发。”刘瀚林坦言,上级要求急,一个打电话根本来不及,他紧紧握住微信工作群这个利器,下通知、汇总数据几乎都要“@所有人”。

“后微信群”时代,考验真正到来。真正的考验从微信工作群解散开始。微信群解散当天,刘瀚林走出会议室,下意识地点开微信,准备传达部署工作。然而,看着手机屏幕,他突然感到:“就像手术后麻醉失效,疼痛袭来。”在微信工作群“一律取消”之后,“后微信群”时代的新问题新情况考验着总队党委的智慧与担当,也考验着机关处室的工作能力。2月11日,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刘瀚林再次成为“群主”。这天,一个全新的专属APP开始入驻该总队全体干部手机。“这是总队按照先清后建、先批后建原则,研发使用的专用通信软件——‘江淮卫士绿信’。”该总队政治工作部主任王冲介绍说,“适应时代需求,紧跟时代步伐,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创新信息化办公平台。”“绿信”与微信有何不同?王冲说,从建群程序到发布信息内容,都与以往微信工作群有所区别。按程序审核备案。总队机关各处(室)建立工作群须经本部门主要领导同意,并报总队抓基层领导小组审批,交各部门职能处备案。各支队级单位各部门建立工作群须经单位主官同意,分报上级部门主要领导审批,交相关部门职能处备案。工作群数量总体控制。总队机关各处(室)、支队级单位各部门只能在“绿信”中建立1个工作群,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多建的,应经本单位(部门)主要领导批准后报总队抓基层领导小组审批,最多不超过2个。基层大(中)队

“后微信群”时代,考验真正到来

官兵日均15条!”总队宣传处处长张勇曾对中队主官微信群日均收到通知数量做过统计:“个个都是‘加急件’,基层表格填不完,材料报个不停,不看害怕贻误工作,看了分散精力,根本无法专心执勤训练,严重扰乱了基层秩序。”——工作通知不分时间段。个别机关干部不管事项紧要不要紧、基层休息不休息,三言两语算通知,百八十字是指示,三五分钟不回复就批评,导致基层干部手机不敢离身,24小时开机待命。——一线调研明显减少。机关要求基层上报材料的频率和数量增加,深入一线调研了解的次数明显减少。淮北支队政委陈跃认为:“微信群在某些方面推动工作,但也容易导致工作漂浮、走形式。不少原本应该深入一线调研的工作,变成动动手指的遥控指挥。”——更严重的是有泄密隐患。微信工作群越来越多,使用越来越频繁,这给实施有效监管带来不小难度。同时,经过较长时期的广泛使用,不少机关干部误以为,工作群就是上传下达的正规平台和渠道,渐渐松弛地保密之弦。种种迹象表明,本为方便的微信工作群,已成为各级不能承受之重,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了。今年2月2日,该总队党委下发通知,要求按照《关于清理和规范微信工作群的意见》,总队机关和所属单位建立的工作类微信群进行集中清理,一律取消。短短一天时间内,161个微信工作群宣告解散。“发现工作群被解散了,我感到手机都变轻了。”回忆当时的情景,丁夫阳笑着掂了掂手机:“总队的铁腕措施提气、带劲、给力,像一阵春风吹进心里。”

微信工作群成为各级不能承受之重,到了必须清理的时候了

那天,黄山支队机动中队中队长丁夫阳正准备给狙击手钟兴明分析弹着点偏左的原因,一条“@所有人”的通知弹了出来。“11点前上报中队狙击专业人员相关数据,表格提取码为:xxxx,收到请回复。”丁夫阳扫了一眼通知,再看看屏幕右上角的时间,自己只能在训练场停留10分钟了。丁夫阳遇到的情况很普遍。该总队党委一班人在调研中发现,微信工作群带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工作通知数量加大。“每名主

1953年,军地工作中出现“五多”现象,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五多”表现为“会议多、文电多、工作组多、检查评比多、上层活动多”。后来,又出现“试点多、观摩多、座谈多、集训多、评比多”等五多“2.0版本”。今天,“微信工作群多”或许就是“五多”的新变种之一。老“五多”未根除,新“五多”又出现。观其表面原因,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新媒体、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出现并得到推广应用。比如,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下,微信等实时通信手段具有覆盖面广、时效性强、廉价高效的优势;现代企业“痕迹管理”把各种工作成绩转化为指标,使考核标准更客观统一,评价打分更加方便……新方法新手段为什么没有增效减负,却使“五多”愈演愈烈?究其症结,在新的领域中,法规制度的脚步和依法办事的思维,没有跟上新生事物的发展步伐。

「降维打击」除「五多」

卢俊保

在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地外文明没有通过热兵器毁灭地球,而是将我们所处的空间维度降低,地球乃至太阳系无法在低维度的空间中生存而被毁灭。这一颠覆我们认识的攻击方式即是“降维打击”。同一维度下的求减,只是一种外在的驱散,是“治标”;只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这一维度进行“降维打击”,深入转变治军方式,才是真正的“治本”。仅仅在行政命令的“维度”围剿微信群、“痕迹主义”等现象,永远也无法赶上更新扩散的速度,只会使越来越多的“群”和越来越多的“多”,更加“高效”地消耗基层官兵的时间和精力。为基层减负是一场脑子里的革命。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尊法、普法、用法,让行为始终运行在法治的维度空间,让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成为一种习惯,才能为官兵释放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抓建落实、思战谋战。

锐视点